

长篇11小说

著名作家苏月热拍婚恋大戏《婚姻》《婚姻扣》点燃你的 2012

幸福的事

苏月作品

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
和你在一起，就是幸福的事。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幸福的事

苏月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的事 / 苏月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43-0159-5

I. ①幸…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94970号

作 者 苏 月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25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159-5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第一章

1

初夏周末的清晨。

起床，洗漱，简单地吃早饭，之后穿上宽松的居家衣服收拾房间。在擦地板的时候，凌越能感受到汗珠从额头上、鼻子上冒出来，甚至能听见汗珠落地的声音。这种感觉很好，尤其是在她大汗淋漓之后发现家里已经窗明几净了，那种舒畅像从身上的某一个毛孔里发出来的一样。

六月的阳光从客厅的阳台上照进来，落在了客厅浅灰色的木地板上。音乐缓缓响起，是她喜欢的蔡琴的歌曲。不知道为什么，她喜欢蔡琴的《出塞曲》，一种难以描述的大漠情怀，忧伤、苍凉、悲壮，却充满着某种哀婉的力量。

她喜欢蔡琴，喜欢她的生命力更甚于喜欢她的歌曲。

凌越盘腿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偶尔会睁开眼睛看看墙上挂钟的时间。

还有点早，现在才九点半。

屋子里很安静，凌越觉得自己心跳如鼓，像临战前的鼓声。她不喜欢打仗，喜欢过平静的日子。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看人看事就觉得又和以前不一样了，会觉得眼睛和心都被洗过一样，有着一一种澄清。

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凌越觉得心里平静了，觉得情绪不是特别激动了，拿起手机，用很礼貌的语气给周主任打了电话，约他吃饭。

周主任是她的上司，一个年近四十的上司，一个戴着金边眼镜似乎是文质彬彬的上司，一个据说和老婆感情很不好的上司，一个渴望感情滋润的上司，

一个曾亲口告诉凌越他需要有感情基础的性爱的上司，一个总是让她想起“道貌岸然”这个词语的上司，一个让她觉得如果不教训教训他那么自己就会受到内伤的上司。

凌越洗了一个澡，穿着浅灰色的套装，拿着黑色的公文包，把头发梳得油光光的，化了淡妆，偏冷的那种。但走到门口换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一身装扮很不妥，手持长枪身披铠甲上阵的女人其实并不聪明，而且，周主任似乎也不值得自己这样大张旗鼓。所以，凌越又折回了头，重新回到了卧室，把身上古板的套装脱了下来，换上了前两天朋友沈清慧才给她设计的粉色无袖连衣裙。沈清慧是她的朋友，搞服装设计的，一直在教育她怎么做女人，并且给她做了这件裙子，但凌越一次都没有穿过。现在凌越觉得有必要女人一下了，自己就要打扮得妖娆一点，最好像妖精一样，最好让周主任欲火难耐垂涎三尺，但又逼着他做正人君子，这样岂不更好？

凌越以少有的妩媚姿态出现在周主任面前时，周主任脸上出现了含蓄的笑容，但周主任很快就把脸拉下来了，因为凌越把餐桌的位置选在饭店的大厅里。

“小凌，我觉得在包间里比较好！”

凌越的理由很充足：“大厅里热闹，有人气，吃饭不就是图个人气旺吗？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热闹的气氛！”

周主任勉强地点点头，和凌越面对面坐下，神情和蔼，笑容暧昧，问：“小凌怎么请我吃饭了？本来说今天陪一个领导去钓鱼，你说吃饭，我立刻赶来了！”

“哦，真不好意思，那今天周主任点菜，爱吃什么点什么，别客气！要不，咱们再配点酒，周主任是喝白酒还是红酒，或者是啤酒？”

“红酒吧！照顾女士！”

凌越又说：“周主任，今天约您吃饭，主要是想和您详细地谈谈感情！”

“感情？”周主任很惊愕。

“嗯，感情……”凌越有点欲言又止，目光在周主任的脸上扫了一遍，看到了周主任暧昧的目光之后，心里起了一种悲哀的感觉，似乎很为周主任即将到来的尴尬场面难过。

周主任开始了缓慢的叙述，他波澜不惊的脸庞上毫无感情色彩，似乎很淡定，似乎很沧桑，似乎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终于看到了某种希望的曙光，他的语调自然平静：“我以前和你聊过，我呢……一直很压抑，她呢，唉，其实就是过日子。但人总归是需要感情的是不是？尤其是我，对感情的质量要求很高，可

她又达不到。以前我也想过离婚，但是离婚之后孩子怎么办？我要对孩子负责啊！因为，我不但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父亲！”

凌越点头附和：“做男人很不容易！”

周主任似乎得到了某种鼓励，继续说：“这么多年，我的日子好像苦行僧似的，你相信吗？”

凌越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喝了一口水。

这个时候菜上来了，酒也上来了，凌越为周主任倒酒。

凌越的内心很复杂，复杂之处在于，她觉得男女之间这种性质的交锋有点小儿科，她早就不是一个听了男人苦难史就想当观音菩萨的女人了，而且，观音菩萨都是可以看透人心的人。从这一方面说，周主任好像有点自讨其辱。

这就是凌越的不忍之处。

凌越的不忍之处还有一点：退一步说，即使这个男人的话是真的，她可以相信一个男人的苦难史，也可以同情他，但却无法原谅一个男人因为有了这样的苦难史就要理直气壮地在外边寻求温暖的港湾，就要求别的女人理解自己的苦衷，从而慷慨地向他敞开胸怀。这毫无道理，甚至有那么一点滑稽。

凌越复杂的心境里又冒出了一点点同情，是一个洞彻事实真相的人对粉饰太平的人的同情，她此时不得不承认，周主任在她面前是矮的，是被俯视的，甚至，有那么一点龌龊。凌越能听见自己心里有深深的叹息声。周主任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又在凌越的耳边响起，那句话是这样的：凌越，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拍一部情色电影，遗憾的是，有男主角，但没有女主角。那句话一直存在于凌越的心灵深处，让她突然惊醒：面前的男人既不是可怜虫也不是善良男，就是一个想办法套取别人感情的小人。

凌越举起了酒杯，说：“周主任，我们干杯！”

两个人一饮而尽。

之后凌越调整了一下语气，说：“今天请周主任吃饭，主要是想和您谈谈感情的事情。您不是一直说自己 and 老婆感情不好，并且告诉我您缺少性爱吗？所以，我想来想去，觉得有必要和您谈谈！”

周主任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本来他的皮肤就偏黑，现在属于黑红。之后，咧着嘴笑开了，对于凌越的话好像是似懂非懂，仿佛别人阴着脸要给他一百万，或者是喜笑颜开地要捅他一刀似的，总之，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那种笑。

“小凌，你这话，我听着……”

凌越为周主任夹菜，说：“自从来到贵公司，周主任一直对我照顾有加！”

“应该的，应该的。你想啊，你一个离婚女人，也没有个人在身边照应，帮你不是理所当然吗？”

“谢谢！”说着，凌越又为自己和周主任倒满了酒。

凌越再一次和周主任碰杯。

斟酌了一下，凌越说：“上次，周主任给我打电话，说自己看了一本书，挺好的，您说，您要是个导演，就一定会把这本书拍成一部情色电影。但是，有一句话我不理解，求周主任赐教！”

“哪句话？”

“您当时说假如把这本书拍成情色电影，有男主角，没有女主角。当时我听了这句话就挺纳闷的，现在演员那么多，怎么能说没有女主角呢？”

周主任的目光机警地飘过了凌越的脸，手里的筷子在盘子上方停住了，他的背慢慢地靠在了椅子上，再一次用那种探究的目光看着凌越，问：“小凌，我也不理解你这个问题的意思，能不能说清楚点？”

凌越笑：“周主任，咱们都是成年人了，我说话不喜欢绕弯子，喜欢直来直去，请谅解！”

周主任叹了一口气，也笑，仿佛是苦笑，夹了一块肉放在了嘴里，问：“是不是把我当成色狼了？”

凌越摇摇头：“您要是色狼，我根本就不会和您一起吃饭，也不会找您交流了。请相信，我的交流是真诚的，虽然，说的话可能让您有点不舒服，但别怀疑我的诚意！”

周主任点点头：“嗯，那就好！这样说吧，小凌，我一直很喜欢你，我甚至想过，假如我和我的感情能再进一步，我想和老婆离婚，然后和你结婚！”

凌越把餐桌上的菜挪了一下，空出了一小片地方，然后把白酒瓶和两个酒杯放在了空出来的那片地方，说：“周主任，您的意思我懂了，咱打个比方，这个白酒瓶，就代表您，这两个酒杯分别代表我和您老婆，按照法律呢，您只能拥有一个酒杯，所以，您目前的战略是这样的，如果您搞定了我这只酒杯呢，就把老婆抛弃，如果搞不定呢，就把那只酒杯留着！用一句俗语，叫做骑驴找马，对吧？”

凌越抬头看了看周主任，遇到了他深沉严厉的目光，周主任说：“小凌，你怎么能这样污蔑我呢？我不和老婆离婚，那是因为我需要对她负责！”

“哦，负责啊？那既然对老婆负责，怎么能背着老婆在外面和别人的女人调情呢？这能叫负责吗？再说，周主任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

“小凌，别绕口令，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们有可能……”

凌越打断了他的话：“周主任，您别生气，我能理解您，换句话说，我能理解天下所有骑驴找马的男人，我能理解所有婚外情的尴尬和为难。关于您内心的每一个想法，我都能理解，比您自己还能理解您，而且，更深刻！”

沉默。

周主任似乎很痛心疾首地叹气、恨铁不成钢地叹气、失望地叹气，那种失望里，还隐含着对凌越不识抬举的怨恨，但这怨恨又说不出口。

凌越很理解周主任的叹气，于是又说：“周主任，我现在想诚恳地告诉您，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您的想法，但是我的想法您知道吗？”

“说说！”

“我呢，这个人很简单，肯定只会和单身男人谈恋爱，有老婆的男人我绝对不沾。周主任要是对我有诚意，就必须要先离婚；可您刚才说要老婆负责，那如果您要是离婚，就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老婆；和您老婆在一起呢，您又觉得自己很委屈，于是就想寻找一个和自己相爱的人。可是，您周主任能看上的女人肯定比较优秀，优秀的女人能轻易地搞婚外恋吗？不能！所以说，绕了一个大圈子，我觉得您的观点和想法有点自相矛盾！”

周主任被绕晕了，似乎一时半会儿听不出凌越最真实的意图，又问：“那……如果我和我老婆离婚呢？”

“那咱们就先处处，单身男女哪能立刻结婚？就算是《非诚勿扰》舞台上配对成功的男女，也要先谈一段时间啊！”

“谈一段时间，然后呢？”

“合适了，就结婚。不合适，就分手。”

周主任脸上有了被欺骗的神情，语气也开始沮丧起来：“照你的意思，我很有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

凌越的语气越发冷静起来：“所以说，无论是婚外情还是婚外性，都是很有风险的，弄不好就身败名裂，妻离子散！”

周主任的脸拉下来了，阴沉的目光在凌越的脸上来回扫视了几遍，脸上终于出现了皮笑肉不笑的神情，似乎到现在才弄清了今天的这顿饭其实不是饭，而是药，是毒药。

凌越对周主任笑了一下，从包里拿出了三张百元大钞放在桌子上，缓缓起身，离开。

在路上的时候，凌越想得很清楚了，她要辞职，虽然，这个年头找工作很难。

2

走在路上的时候，凌越突然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天很蓝，是那种让人舒服的蓝，蓝天下就是高楼和街道，到处拥挤着人群，她喜欢在人群中游走。就像一条海底的鱼，在危险与安逸之间不停地游动，似乎是呆若木鸡，其实明察秋毫。

有那么一点小伤感，并不浓重。像深秋时节叶子上的霜，太阳出来之后就化了。看着身上粉色的裙子，凌越无端地想起了沈清慧，如果沈清慧知道了会怎么样？一定会张大了嘴巴感慨再感慨，之后会说她是假清高，把她损一顿。

在冷静下来之后，她自问，这是不是小题大做？就因为要逞一时之快，就把一份好好的工作弄丢了，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

但想了很久，她在心里又否认了小题大做这个结论。

不是小题大做，她确定不是。如果一定要说她这样做的原因，她觉得自己应该从这个好像空气里都能闻见婚外恋气息的大环境讲起。但她不想这样，因为这很幼稚，而且有点像愤青。就好像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吵架，幼稚的女人总是会哭哭啼啼地从刚认识男人的第一天说起，从男人的本性说起，然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一直说到男人目前的忘恩负义。这很没有必要。周主任这样一个猥琐男值得这样浪费脑细胞吗？值得自己这样浪费情感吗？仇恨也是情感，厌恶也是情感，这样的情感用在周主任这样一个男人身上，简直就是浪费！

所以，凌越不想叙述什么。就好像一棵生活在草原的小草一样，不想说什么，因为无法言说。春去秋来，日落月升，没有什么好讲。抱怨生存的残酷不如欣赏秋霜冬雪。

只是可惜了中午的那几样小菜，有两盘是自己最喜欢吃的呢！

想到这里，干脆给沈清慧打了个电话：“晚上有空吗？我今天心情不错，准备在家做几个菜，请你品尝，怎么样？”

“真的？”

“那还有假？”

“那行，晚上七点，我自带酒水啊！”沈清慧嘻嘻哈哈地就把电话挂断了。

周末的超市总是人满为患，凌越推着购物车东看西看。红红绿绿的蔬菜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土豆一个个都圆溜溜的，透着可爱；西红柿的色泽也很诱人，甚至让她拿起来在鼻子上吻了一下，这个动作让她自己都觉得可笑。看着顺眼的东西就朝购物篮里放，之后，称了一斤基围虾，买了一份南京桂花鸭。酒不用买了，沈清慧说自己带红酒。

不知道怎么了，一抬头，居然就看到了身边的周主任，这种巧合让凌越自己都感觉吃惊。周主任身边还有一个女人，很明显，那是他老婆，两个人推着一个购物车晃悠着。

“周主任啊，那么巧？！”

周主任像见了鬼似的，一下子不知道如何是好。

凌越笑：“周主任，和嫂子一起买菜啊？”

“啊……哦……嗯……买菜，买菜！你也买菜啊！”

“哎哟，周主任可真贤惠啊，现在陪着老婆买菜的人可不多了，你们俩可真恩爱，真羡慕人呐！”

周主任的脸红了一下。凌越又朝周主任的老婆那儿看了两眼，说：“周主任真有福气啊，嫂子一看就是那种会过日子的人！”

周主任的嘴里嘟囔着什么，嗯哪嗯哪地就晃悠过去了，周主任的老婆还对凌越笑了笑，打了个招呼：“哎，我们先过去了！”

两个人就推着车子过去了。凌越也招了一下手，表示再见。看着他们的背影，凌越觉得生活本身就是电视剧，并且，很有喜剧感。

付钱的时候，凌越又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让凌越的心一下子就痛了起来，是的，宋庆远！几年没有见面，居然在超市撞见了。超市真是一个大舞台啊！好像和你有关系的人随时都可以碰到，甲方唱罢，乙方登场。但凌越没有看宋庆远，而是一直低着头观察自己购物篮里的蔬菜水果，想象着基围虾怎么做才好吃。是的，宋庆远的出现纵然让她小小震撼了一下，但她对基围虾更感兴趣。

或者说，她现在对生活本身更感兴趣。

晚上，沈清慧和凌越在厨房里忙活了好一阵子，四菜一汤终于齐了：炒土豆丝、鱼香茄条、油焖基围虾，还有超市买的桂花鸭，外加一份酸甜可口的鸡蛋西红柿汤，色香味俱全啊。

摆上餐桌，倒好了红酒，外面的天已经暗下来了，很有一番风清月明的诗意。

“凌越，心情怎么那么好？”

“当然好了，我准备辞职，快恢复自由身了，当然要庆祝庆祝！”

和凌越预想的一样，沈清慧把嘴巴张得很大，甚至有合不拢的嫌疑。凌越夸张地抬了一下沈清慧的下巴，帮助她把嘴巴合上，说：“别老这样，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动不动就把嘴巴张那么大！很傻气的！”

“你为什么要辞职？”沈清慧的声音高了起来，好像是她自己被辞退了一般。

“我给自己放几天假好不好？”

沈清慧白了凌越一眼，表示不满，不满之后很快就是抱怨：“辞职不是小事！”

“是是是！是大事。但是，如果有必要，职总是要辞的，就好像两口子过不下去要离婚一样！”

接着，凌越就把和周主任的吃饭过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遍。

“那也不能辞职啊！咱最多不理他。你不理会他，难道他会天天黏着你不成？你还没那么大魅力！”沈清慧说这句话的时候一脸气愤。

凌越就笑：“是，我是没那么大魅力，可是恶心啊，你知道什么叫恶心吗？”

“你知道现在找工作有多难吗？你在那个公司好不容易混到现在，吃穿不愁的，你……你居然说辞职就辞职了，就因为你想出这口气？”

“我忍了很久了！”

“都忍那么长时间了，干吗不继续忍下去？再说，那个周主任有什么不好？”

凌越“哼”了一声，摇着酒杯里的红酒，慢条斯理地说：“我看不上！”

“你看上的人未必能看得上你。再说了，婚姻有裂缝的人你应该把握住。好男人还能剩下？不都结婚了吗？所以说，别装清高，只要是有机会，就要抓住！”

凌越又“哼”了一声。

沈清慧不理睬凌越的哼声，继续絮叨：“现在把你领导得罪了，还把工作丢了，哎，你以为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啊，想跳槽就跳槽，你并不是那么神通广大！”

说着说着，沈清慧就从椅子上气愤地站起来了。

只有真正的朋友才能这样为自己操心和气愤。凌越拖着下巴看着沈清慧气愤的样子，心里突然感动起来。

用来形容沈清慧的词语很多，比如说温婉、聪明、秀外慧中，像那种绣着精致花草的棉布，质朴里透着一股子清新雅致的情调，小家碧玉得很是让人喜欢。但这小家碧玉里也透着一股子俗气，比如，沈清慧总是喜欢喋喋不休地念叨凌越的终身大事，那种唠叨里，总是透着一种女人离开男人就活不了的理论。总之，

婚姻美满的沈清慧就是一枝摇摆春风里的杨柳枝，任何时候都是柔软的，这让凌越很是不屑。凌越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也让沈清慧很不屑，觉得凌越在很多时候像一把古剑，时不时的寒光闪着，让人觉得那锋芒能伤人。

沈清慧说：“凌越，女人就应该像个女人！”

凌越反驳：“我觉得我挺女人的，你看，我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多女人啊！”

沈清慧觉得凌越的回答里有某种叛逆，似乎是故意要激怒她似的，她对凌越的这种叛逆又气又好笑，问：“你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

“我怎么和自己过不去了？我还不明白了，就算我是个离婚女人，男人也不能说骚扰就骚扰吧？人家骚扰咱了，就不许我反抗了？我反抗那就是不识抬举了？”

沈清慧重新坐到椅子上，她知道说了也没用。

凌越又说：“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背着老婆在外面寻找下家的男人了，这种男人，根本就和我不对等！我犯贱啊？我为什么要找一个有老婆的男人？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死绝了吗？再说了，你以为周主任是一只好鸟吗？这种男人的想法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到！”

沈清慧盯着凌越的脸看，那张脸是好看的，但神情是冷静的，像一直蜷缩着爪子的猫，只要是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可以毫不犹豫地伸出爪子攻击敌人。沈清慧看着看着就开始叹气，然后感慨，觉得女人就不该离婚，因为她发现，离了婚的女人就跟从八卦炉里面跳出来的孙猴子差不多，虽然受了煎熬、经历了痛苦，可煎熬痛苦之后就变得法力强大。最重要的是，多了一双火眼金睛，看男人总是能看到骨子里去。凌越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总能让沈清慧一而再再而三地感慨又感慨。

感慨完了之后，沈清慧把语调放低了：“什么是婚姻？婚姻就是找一个觉得不错的人，一起把这日子过完！什么是日子？家长里短，子女教育，柴米油盐，这就是日子。”

凌越笑：“歇歇吧！你不嫌累？你不嫌累我还嫌烦呢！就你说的这些道理，小说、电视、电影以及各类婚恋专家已经说过无数遍了，我耳朵都快起聾了！”

这样的问和答总是惊人地重复，让凌越不胜其烦。但是这一次，沈清慧似乎并不理会凌越的厌烦，一意孤行，用坚决的语气说：“我想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这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介绍的。据说，离婚好几年了，现在还单着，年龄比你大两三年的样子，有房有车，怎么样？”

凌越还是保持沉默。

“那就说定了！”

说完，沈清慧就拿出手机，发了一个信息。之后说：“明天晚上六点，在迪兰咖啡厅！”

凌越用复杂的眼神看沈清慧，问：“你就这么定了？你这……这是先斩后奏！”

“对，我先斩后奏，我当家做主。我就知道你喜欢推三阻四的，所以把你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都定好了。很简单，看着顺眼呢，就多聊一会，看着不顺眼就走人，走的时候礼貌点！”

之后，沈清慧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名片，递给凌越，说：“这是他的名片！”

凌越接过了名片，扫了一眼，就这一眼，凌越就感觉自己的眼睛被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刺痛了：宋庆远！

凌越又仔细地把名片看了一遍：宋庆远，明佳广告公司总经理。

沈清慧又解释道：“你不是要辞职吗？正好，和宋先生做不成夫妻也可以做朋友，见面的时候可以询问一下工作的事情，到他那里上班也不错！”

凌越在心里冷笑了一下，这种冷笑有点凄凉，然后突然觉得命运像一个老人，总是在当初你犯错的时候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幽秘地笑着，等着那种子发芽，想看看这人间的悲喜剧是如何发展。是的，宋庆远！凌越的眼前立刻出现了很多模糊的往事片段，那些片段里出现的都是宋庆远的脸。沈清慧的声音旁白，在凌越的耳边清晰响起：“宋先生我见过一次，一看就是那种有经历的男人，有种沧桑感，估计，是你喜欢的类型！”

“我喜欢什么类型的人你也知道？”凌越反问。

“当然！”

凌越就笑。

“你笑什么？”沈清慧不解。

凌越突然抱住了沈清慧，说：“我高兴啊，因为有你这样一个朋友！”

“嗯，对了，你的手机号码我也交给宋先生了，估计过一会儿他会给你发信息！”

3

雨是从十点左右下起来的，那个时候，不但沈清慧已经离开了，凌越也已

经准备休息。

雷鸣电闪。

凌越从床上起身，走到了卧室的窗前，把窗帘拉开，正好一道闪电划过，凌越条件反射似的用窗帘挡住脸。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又把窗帘拉开，仿佛一下子就坦然了，不知哪来的这般勇气。

看着这雨，凌越有点赏雨的雅兴了。

夏季的雨总是有点波澜壮阔的感觉，尤其是在夜晚电闪雷鸣的时候，人会产生那种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也会感觉到生命的渺小。如同此时，雷声伴随着闪电，把黑幕似的天空划开了几个口子，那种惊心动魄，让人眩晕。

凌越就站在窗前，观察它如同观察命运。

雨落了下来，带着一种酣畅淋漓的畅快从天上直倒下来。凌越觉得自己就喜欢这样的雨，这样的雨彪悍、率真、大气磅礴。

雨声由大变小，并且下得越来越柔和，不紧不慢。凌越趴在窗台前，右手支撑着下巴，感受着那种清冷的空。空气里的水分很足，她喜欢这样，并不伤感，望月伤怀或者是听雨伤怀都不是她的性格。有时候她会问自己：我到底要什么呢？

不知道。

这个问题似乎要问上天了，天很高远，夜很静，外面的雨似乎停了。凌越望着窗外，她并不觉得自己孤独，凄惶的感觉像被什么掩埋似的，以前经历的一切让她在自那以后的岁月中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大不了的。仿佛所有的事情都在历练她的肉体，提升她的精神。那么多年来，她控制着自己的欲望，以一种清教徒般的决然姿态。她渴望感情，是那种温厚善良的爱，自然得像从天上落下来的雨一样，不造作。

她一直相信爱情的存在。

即使，她的这种想法被很多人认为是天真的，她依旧坚持。记得有一个她非常喜欢的女作家曾经写道：“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冬天有一个人和你一起拥抱着睡去，不要再有其他的奢求。”

凌越觉得在女作家的眼里，能够相拥着睡去的人一定是爱人，否则，那个女作家单身那么多年，依旧没有找到一个男人能够和她相拥而眠。

因此，可以证明人人渴望感情。

爱情是某种神奇而重要的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说，爱情算什么呢？过日子才是最重要的，过日子就好像是做饭，爱情就是调味品，没有了调味品，饭一样可以吃，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不饿死人就行了。

哦，我能理解你！但是，别以为我能理解你，或者是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能理解你，你就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以为你的话是多么朴素而富有哲理。如果你足够诚实坦率，你应该承认一点，你之所以说这样的话，那是因为你已经被改变了，没有人生下来就能知道这样令人悲伤、却接近事实的哲理。

注意，是哲理，而非真理。

接近事实，却永远无法变成事实。就好像我们说草原上的羊群好像是白云，但羊群永远变成不了白云。

白云永远在天上，而羊群在地上。

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凌越就收到了宋庆远发来的信息：凌越，看来我们真的是有缘分，明天晚上六点钟，迪兰咖啡厅，不见不散！

凌越盯着这个信息看了很久，觉得宋庆远这个名字本身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耻辱的印记。她一直在淡化它、忽视它、忘记它，而在她的努力下，这个名字像身体上的某个伤疤一样，颜色逐渐变浅，疼痛感早就消失，基本可以视而不见了。但是现在，这个伤疤好像重新被撕开了，它似乎要告诉凌越，它一直存在，无论你怎么掩饰，它就是你的历史，历史无法抹去。

宋庆远说不见不散。

凌越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她坚信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但她并不喜欢这样的安排。但犹豫了很久，她还是决定见一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凌越知道，个人是无法和命运抗争的，或者说，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在某些时候顺从命运，至少，不要那么激进和叛逆。

夜里十二点的时候，一向不喜欢回家的凌凡回家了，并且，浑身湿透，眼睛红肿。

“你怎么了？”凌越问。

凌凡呆若木鸡，任凭雨水滴答滴答地从头发上落下来。

“到底怎么了？你说话啊？”

凌凡的泪水和雨水一起滴到地板上，一句话不说地抱住了凌越。

这个夜晚很长，也很黑。窗外凉爽的雨后天空气一阵一阵袭来，伴随着凌凡小声的叙述。凌越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兽。

“那你准备怎么办？”凌越问。

“我不知道！”凌凡摇摇头，像一个无助的小女孩，虽然，她已经二十七了，虽然她已经不是小女孩了。

凌越把心里的怒气咽下。是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在爱情方面都不会听别人的劝告，警告也没用，她一定要自己亲自尝试一下那种栽跟头的感觉，才会在以后的生活中知道防范什么。劝告和警告只是纸上谈兵，实战才是最佳捷径。

凌越觉得妹妹的伤痕累累是她的必经之路。

但她不准备就那么饶了那个男人，这事应该从长计议，不能情绪化，不能冲动。账，总是要算的，一笔一笔地算，但要选择时机。

凌越这样想了之后，就很坦然了。

安顿好妹妹之后，凌越很晚才入睡。

第二天，很晚才起，她要让自己睡眠充足，因为第二天她要见宋庆远。

4

第二天很快来临，凌越想象着这一次的见面，觉得挺有意思。

把衣柜打开，挑选合适的衣服。最终，选择了一件式样最简单的白色修身连衣裙，裙子的长度到膝盖，无肩、V形领，脖子上戴一串珍珠项链。凌越在镜子前观看自己的时候，觉得清新雅致。这是她希望给宋庆远的形象，她希望宋庆远知道，即使他的所作所为曾经让她那么艰辛、狼狈，但她都挺过来了，这几年，她过得不错，虽然依旧单身。

晚上，咖啡厅二楼临窗的位置，凌越面前是另外一个男人——宋庆远。

很明显，在他来赴约的时候，也是经过精心装扮的，身上的衬衫和领带应该都价值不菲，尤其是手腕上那块手表，应该说，那块手表不是用来看时间的，作用有点像女人的手链。凌越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不喜欢戴手表的男人。

宋庆远上上下下打量凌越，用上司看下属的目光，用男人看女人的目光，用情人看情人的目光，用过来人回首历史的目光，复杂并且别有深意。

凌越微微一笑，表示打招呼。

“那么多年没见，越来越有魅力了！”宋庆远说，语气平和，甚至听不出暧昧。

宋庆远有一个本事，那就是字面上看着暧昧的话，经过他的嘴说出，没有

明显暧昧的感觉，但是，如果之后想想，会发现话意味深长，怎么理解都行。他的话是说给心有灵犀的人听的，你听不懂，只能是当成礼貌，你听懂了，并且在听懂之后配合了，那就是暧昧，他用沉稳的方式引导你暧昧。

凌越就曾经栽倒在他的暧昧里。

五年前，有点傻里傻气的凌越陷入了上司宋庆远的暧昧旋涡，继而发生了婚外情。是标准的办公室恋情，故事也非常俗套，没有任何新颖之处。如果一定要强行地总结故事非同凡响的特质，无非就是故事的转折点很多，很有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的感觉。

凌越和宋庆远婚外恋的结局是这样的：

凌越和宋庆远的婚外恋被发现之后，宋庆远一贯强势的老婆表现出了一种让宋庆远始料不及的委曲求全，她跪在了宋庆远的面前，也跪在了凌越的面前，希望双方以家庭为主。所以，宋庆远毫不犹豫地回头了，而凌越因为东窗事发导致了婚姻破裂，和罗勇离婚。宋庆远浪子回头后，一心悔过，对老婆的要求百依百顺，并且把家里的财政大权都交给了老婆。但是，当宋庆远倾尽全力补偿的时候，他老婆提出了离婚，卷走了所有的财产，宋庆远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

现在，这个男人就坐在凌越的面前，这让凌越很感慨造化弄人。

“很久不见！”凌越说话了。

宋庆远笑了一下，问：“确实很久不见了，你还好吧？”

这是很经典的一句话，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使用。

“还不错！你呢？”

“哦，我自己办了一个小公司，去年买了一套房子，今年又买了一辆车！”

凌越笑：“恭喜！”

“事业才刚刚开始，但是我对以后非常有信心！”

“哦，那很好，希望你以后越做越好！”凌越的语气很客气。

“一直惦记着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也希望能帮帮你！正好前几天朋友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没想到是你！”

“我也没有想到，当时听到了你的名字之后，是不想来的，但怕说媒的朋友难堪，不好推脱，就来了！”凌越说完这句话，轻轻搅动面前的咖啡，不动声色。

宋庆远像下了很大的决心，说：“凌越，其实……我一直是想找机会和你道歉的，但是，又不知道如何道歉！”